

克敵

5C 李汶錡

無論古今中外，還是人類社會與大自然，敵對關係都似乎是不可避免的。不論是盤古用枯骨和血淚寫成的史卷，還是自然世界不同動物之間，都有相生相剋的天敵關係。似乎只要是生靈，便擁有一個仇視、恨不得去毀滅、去攻擊，名為「敵人」的存在。然而，敵人真的是如此必然、如此浮泛的存在嗎？

不難發現，大多數情況都是源自意見不合和心有不滿而對立成敵人。小童總有走出家庭保護罩的一天，開始接觸這個不同色彩、不同聲音的社會。在與同齡人接觸時，兩個稚嫩的靈魂相撞時，磨擦是不可避免的，當意見相左，還未被歲月磨平的兩個稜角各不相讓，生物本能中的敵意更是毫不掩飾。結果以小圈子互相攻擊，把小小的遊樂場劃分成不同領地，也頗有原始種族對待敵人的況味。未被文明的尊重與包容開化的我們，只會擅自以一刀切方式為身邊人立下敵人的記號，何況是已經長大成人，站在高堂之上的偉人，也會如同孩童般的幼稚。趙國名將廉頗曾不滿藺相如以口舌之功卻位居其上，而明言：「吾羞，不忍為下之。」把藺相如視為眼中釘，視為仇敵。可是，想深一層，藺相如有對廉頗做過甚麼不可原諒的事嗎？他們雙方又存在真實的衝突嗎？廉頗只是鄙視以及妒忌相如的出身而任高職，就把相如視為你死我活的敵人，可見只需將一根不滿的針刺在心頭，就能長成一根拔也拔不出、名為敵人的心頭刺。可見怨宿深仇的敵人，竟因如此膚淺簡單的意見相沖和不滿就可以做到！實在可笑。

當然，除了個人之間，群體意識衝突的敵對也不可不提。自古以來，群體與群體的敵對例子多不勝數，例如天主教和新教之間只因信仰不同，產生仇視，繼而攻擊對方，就造成三百萬無辜的民眾死於戰亂、饑荒及瘟疫；又例如近代的南韓、北韓，雙方

都認為自己才是唯一的合法政權，視對方為敵人。明明是流着同一血液的朝鮮同胞，卻成為敵人兵刃相向，爆發朝鮮戰爭，令關係越見越交惡，歷史留下來的血河也跟着敵意與仇恨更濃郁。明明是同一種族，又或者生處在同一家園，卻因政治或意識形態不同，將本是同胞的人化為敵人，血肉相殘。

《論君子》曰：「君子道不同，不相為謀。」不做朋友，就必然是敵人嗎？只是因為不同的思想，意見的不滿，就必起衝突，必成敵人。但就這樣的一個對象，真的是值得用盡所有心思恨着，所有力氣毀滅的存在嗎？不是，真正的敵人其實是人們心中的惡魔。

於個人而言，真正的敵人應是自身中那個不容異存的狹窄胸襟。世界之大，無奇不有，不同的聲音是如此平凡的事。但是，我們總是掩着自己的耳朵，把自己以外的聲音當成噪音，從孩童之間的爭執到學者之間因理念不同而互相批評，最後把對方視為敵人。然而，若只會把異己當成敵人，那最後只會跟全世界反目，一切只源於自己狹窄的心胸。我們不妨學習李白與杜甫，雖兩人追求的逍遙出世與以天下為己任的入世相互矛盾，按常理想應是互不包容的敵人，二人卻成為互相認可的知音，正是因為他們有包容萬物的廣闊胸襟，接納與自己不同的理念，嘗試理解現實。真正的敵人從來不是那些異己的雜音，而是作繭自縛的自己。

至於羣體而言，自古無論中外，有以民族為名，有以政黨為名，不同的群體因觀念不同引發的戰爭或示威衝突，可說是殺出一條千千萬萬人的血路。但是，在眼前面目可憎的敵人，又或者在敵人眼中滿面猙獰的「我」，家園被烽火侵掠，每天活在萬劫不復的地獄，而「我」仍在執着於本就沒分對錯的「正義」，直

到正義被仇恨的鮮血一點點磨滅，最後成為單純發洩的憤怒與恨火，與敵人互相折磨，但最後誰也不是贏家。真正的勝者是背後煽風點火，利用戰爭從中謀利，高高在上看着那齣蒼生苦難的悲劇，那才是真正傲慢可憎的敵人。

故此，當被仇恨蒙蔽時，要心如澄鏡，看清真正的敵人。